

圣本翻译与公元五世纪中古汉语的形成

——《长阿含·转轮圣王经》巴汉对勘研究

〔法〕金丝燕

摘 要：印度佛经圣本翻译研究，涉及翻译理念和翻译方法，与之相关的研究有中国文言文的汉译本与语义学，跨文化的文化转场理论等。佛经汉译历时一千五百余年，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长时段、多层面的研究平台，可以推进这方面的交叉学科研究和综合研究，当然也需要代代有识、有心、有志的学人接力。本文以印度佛经圣本《长阿含·转轮圣王经》的翻译为例说明。

关键词：印度佛经 圣本翻译 中古汉语 长时段历史

公元五世纪的佛经圣本翻译建立了一个历时一千五百年的词语与新思想大试验场。我们对《转轮圣王经》文言汉译的语义学研究，通过具体的源头语与目的语之间所形成的语言与文化转场细节，逐一推进。这一研究旨在勾勒古文言向中古汉语的演变因素及其维度。

我们对《转轮圣王经》汉译特点研究的初步结果，可以响应佛经圣本翻译中三个核心问题：中国语言的发展、借目的语进行的细密哲学性思辨、巴利文佛经口语性文本与中国古文言相遇中所产生的翻译途径。

研究以三个论题为轴展开。第一，翻译的可译性（le traduisible）、不可译性（l'intraduisible）和语境化（la contextualisation）及其特殊方法。第二，公元五世纪的圣本翻译中，佛学词汇从源头语到目的语的转换所借助的表述方法。第三，圣本哲学思辨的不同翻译方法与中古汉语形成因素。

根据始于公元五世纪的这一语言逻辑，我们从自巴利文本译出的汉译《长阿含》出发，用丰富精确的法语翻译了《转轮圣王经》（见此书的第二部分）。我们极力做到三语观照下的文本准确，有时甚至是逐字逐句地贴近。

《转轮圣王经》汉译的意译用了八种途径，在词语上有三种借用法：整体借用（l'emprunt intégral）、转换性借用（l'emprunt hybride）、假性借用（le faux emprunt）。

整体借用（**l'emprunt intégral**）是尽可能保持源头语的形和意。如我们在书中分析的第一种意译途径：

巴利文	中文
<i>ādikalyāṇaṃ</i>	⇒ 初善
<i>majjhe-kalyāṇaṃ</i>	⇒ 中善
<i>pariyosāna-kalyāṇaṃ</i>	⇒ 下善

转换性借用（**l'emprunt hybride**）是借用含义而源头语的词形有部分改变。如我们在此书中分析的意译词第二种途径中“四神足”的翻译，其中第一神足：

巴利文	中文
<i>Chandasamādhi-padhāṇa-</i>	⇒ 修习欲定
<i>saṃkhāra-samannāgataṃ</i>	⇒ 精勤不懈
<i>iddhipādaṃ bhāveti</i> ^①	⇒ 灭行成就
（欲定断行具神足）	⇒ 以修神足

巴利原经中是散文叙述的一句话，汉译将之转为四言四句。又如

① D., II, p. 213.

意译词的第六种途径：

- 1) *mada-ppamādā paṭivi-ratā* (*mada* 傲慢
ppamādā 放逸 *paṭiviratā* 远离) ⇒ 去离憍慢
- 2) *khanti-soracce nivīṭṭhā* (*khanti* 忍辱
soracce 柔和 *nivīṭṭhā* 住立、依赖) ⇒ 忍辱仁爱
- 3) *ekam attānaṃ damenti* (*ekam* 一
attānaṃ 己 *damenti* 调御) ⇒ 闲独自修
- 4) *ekam attānaṃ samenti* (*ekamattānaṃ* 一己
samenti 冷静) ⇒ 独自止息
- 5) *ekam attānaṃ parinibbāpenti* (*ekamattānaṃ* 一己
parinibbāpenti 般涅槃) ⇒ 独到涅槃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当时《长阿含》的汉译者对四言句的应用超乎其它语序。

假性借用 (**le faux emprunt**) 指目的语的意译词表面上看来自源语，并形成约定俗成的佛学短语，但在源语则没有相应的字汇。例如：

- khīṇāsavo* (*khīṇa* 尽 + *āsavo* 漏) ⇒ 生死已尽
- Sammadaññāvimutto* (*parikkhīṇa* 灭尽
bhava 有、存在 *saṃyojano* 结缠) ⇒ 不受后有

汉译四句“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在《长阿含》有关经本中形成约定的四句式。而其对应的是巴利文的“所作已办，放下负担，得到己利，尽诸有结，从正知获得解脱”。在汉译中，“梵行已立”没有巴利文的对应，是假性借用，“生死已尽”与“不受后有”为半假性半转换的借用。

通过对《转轮圣王经》意译词八种途径的分析，我们证实始于公元二世纪的圣本翻译为古文言注入大量来自佛经源头语的新词语。在语言和佛学的双中影响下，古文言开始向中古文言演化。

在音译词这一层，《转轮圣王经》的汉译在字汇和术语方面突出两种仿译，即翻译学所言的“译借”。其一是音素仿译（le calque morphologique），其二是成语仿译（le calque phraséologique）。

1. 音素仿译（le calque morphologique）指通过源头语的音译将佛经圣本的外来词语含义导入目的语即文言中，借音译制造多项字。如：

<i>Bhikkhus</i>	⇒ 比丘
<i>Khattiya</i>	⇒ 刹利
<i>Samaṇā</i>	⇒ 沙门
<i>Vaidūrya</i>	⇒ 琉璃
<i>Samkha</i>	⇒ 僂伽
<i>Brāhmane</i>	⇒ 婆罗门

2. 成语仿译（calque phraséologique）是将源头语的佛经圣本中的成语通过整个音译移到目的语中。所谓“成语”，是巴利文本的源头语中形成的多项组合而成的词语。《典尊经》（*Janavasabha-sutta*^①）中的“四神足”汉译是一个经典的翻译案例，前两种神足如下：

1) *chandasamādhi-padhāṇa-saṃkhāra-samannāgataṃ iddhipādaṃ bhāveti*^②

⇒ 欲定—断行—具神足

① *Le cas de Janavasabha* (*Janavasabha-sutta* 阇尼沙经)，traduit et annoté par Jin Siyan 金丝燕, Robert Lechemin et Tampalawela Dhammaratana, Paris: Edition Youfeng, 2121, pp. 55-58.

② *Dīgha-nikāya* (Romanize Pāli Texte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lka Barua, Delhi, New Bharatiya Book Corporation, 2008, Vol. II, p. 432.

2) *iyasamādhi-padhāṇa-saṃkhāra-samannāgataṃ iddhipādaṃ bhāveti*^①

⇒ 精进定—断行—具神足

在《转轮圣王经》中，同样的巴利文四神足，是用转换性借用 (l'emprunt hybride) 的方法以四言四句的句型完成的。成语仿译法对单音单字项的古文言冲击最大。

佛经圣本中半音半译词语的方法最能透出译者的智能，也是目的语在语言转场上的佳径。它的构成是复音词 (la polysémie lexicale)，其组合的方法是音素仿译加语义意译 (le calque schématique/phonétique + calque sémantique)。例如：

Sakya-puttiyāmhā

⇒ 释子 (A-«释» 音译 + B-«子» 意译)

Brahma-cariyā

⇒ 梵行 (A-«梵» 音译 + B-«行» 意译)

Magadha

⇒ 摩楼国 (A-«摩楼» 简约音译 + B-«国» 意译词加入)

Mātulā

⇒ 摩罗酰搜人间 (A-«摩罗酰搜» 音译 + B-«人间» 意译词加入)

半音半译词是佛经翻译比较重要的方法，为古文言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容易的途径。

继《长阿含》的《大本经》(*Mahāpadāna-Sutta*)、《游行经》(*Mahā-Parinibbāna-Sutta*)、《典尊经》(*Mahā-Gōvinda-Sutta*)、《阇尼沙经》(*Janavasabha-sutta*)、《小缘经》(*Aggaññasutta*) 之后，我们继续《转

① *Dīgha-nikāya* (Romanize Pāli Texte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lka Barua, Delhi, New Bharatiya Book Corporation, 2008, Vol. II, p. 432.

轮圣王经》(Cakkavatti sutta) 的巴汉对勘。这一对勘研究是在文化转场的框架下,探讨公元五世纪前的佛经圣本翻译是如何促使文言的演变,并以此为当时的文学、社会、精神心态、思想层面的接受视野提供学术支持。

《转轮圣王经》巴汉对勘研究,留存如下几个问题,需要日后逐一深入。

第一,是汉译本《转轮圣王经》的“外身身观、内外身身观”原句在巴利文同一经本中或缺,是译者关于四念处的解释性伸延抑或为不同抄本所加?

第二,汉译本第7节提出五层修行次第:三自除和三化、三不染、三不着、三质直和三业清静,类似修行次第的总结,巴利文同一经本中或缺。是否此经颂者的版本?译者做出的概括抑或来自其他经本的移入?

第三,汉译《转轮圣王经》第18节中一段与汉译《世纪经》第十一章基本重合,而巴利文相应经本中无原文,应该是《长阿含》汉译本之间的互用。至于是译者所加还是原经不同的颂本,尚无定论。

第四,汉译本第29节后半段则巴利文论力量增长所需的五步概括调制为“苦圣谛,习、尽、道谛”。有两种可能,或是当时所颂出的源头语经本不同,或是《长阿含》汉本译者用四圣谛替换“灭尽诸漏、无漏心解脱和慧解脱、现法中自身认证而住”。这需要其他汉译本的对勘支持。

结 论

我们对《转轮圣王经》巴汉逐字逐句的对勘分析有若干结论。

结论一,对勘证实,汉译本《长阿含·转轮圣王经》的源头经本应当来自巴利文间或以巴利文五部佛典为准的口诵。汉译本除若干处留待其他经本的对勘核实外,准确精妙。

结论二,《转轮圣王经》汉译佛学词语的三种形成路径之一为意译

词，其音节分析显示，双字项为主的佛教汉译词语使文言文的单字项松动。从比重上看，文言文向中古文言文的转化的第一推动力应该是双音节意译词。

结论三，意译词有八种途径：

1. 直译 (le calque lexical) (初善、中善、下善)；
2. 拓展，译词加释的四言句式 (l'expansion, par l'ajout des mots sont ajoutés pour créer une structure quadrisyllabique) (欲定、精进定、意定、思惟定)；
3. 增扩性借用，文言文文字带佛学新含义 (l'emprunt par incrémentalisation en l'ajout à un mot du « wenyan » un nouveau sens) (身观、内身身观、外身身观、受观、意观、法观)；
4. 借用文言文字赋之超越性 (l'emprunt d'un mot du « wenyan » en lui ajoutant un sens transcendant venant de la langue source) (有)；
5. 调制，一词多义 (la modulation par un mot en polysémie divergente) (天：宇宙空间维度和生命维度，炽燃一洲)；
6. 翻译中的字句变量 (la transposition en entropie lexicale et phrastique) (清真)；
7. 拓展—译词加释语的双字项 (l'expansion, par l'ajout des mots ajoutés pour créer une structure bisyllabique) (瞋恚、愚痴、懦弱、妄语、贪取、邪淫)；
8. 借一套用文言文字翻译巴利文词语 (L'emprunt-calque sémantique d'un mot en «wenyan» pour l'adoption d'un mot pali) (慈心、悲心、喜心、舍心)。

其中第二项的拓展即译词加释的四言句式、第三项的增扩性借用、第四项的借用文言文字赋之超越性、第五项的调制而成一词多义以及第七项的译词加释语的双字项词语，这五种途径为普通翻译学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范畴。

结论四，《转轮圣王经》汉译佛学词语的三种形成路径之二为音

译词 (transcription phonétique) 通过略音、双音和多音创造汉语新词,最有特色的是音译浓缩单项字多重含义。佛经汉译的音译词使文言文单项字具有了佛学形而上的维度。

结论五,《转轮圣王经》汉译佛学词语的三种形成路径之三的半音半意译词 (transcription phonétique/traduction sémantique) 通过三种复合名词类型结构 (音译+类名词、形容词+音译简略和音译+意译+时态意译),形成新的佛学汉语词构成法。这一途径最具革命性,对古文言的解构力度很大,促进中古汉语的成熟,对当代,中国语言在文化转场中的角色和发展仍具参考意义。

历时一千五百年的佛经汉译,为翻译学和文化转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长时段多重层面的研究平台。这是一方无以估量的稀有资源,需要代代有识、有心、有志的学人接力。